

课程与教学评论

KECHENG

YU

JIAOXUE

PINGLUN

第7辑

杨启亮 李如密 主编 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

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

课程与教学评论

第 7 辑

《课程与教学评论》编委会

主任

杨启亮

委员

(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)

马宏佳 田雨普 李星云 刘炳昇 孙庆祝
李广洲 李如密 杨启亮 吴永军 单 墉
周志华 涂荣豹 徐文彬 程传银 顾渊彦
黄 伟 喻 平

主编

杨启亮 李如密



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课程与教学评论·第7辑 / 杨启亮, 李如密主编. —南京: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6. 9

ISBN 978-7-5651-2706-9

I. ①课… II. ①杨… ②李… III. ①课程—教学研究 IV. ①G4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03972 号

书 名 课程与教学评论·第7辑
主 编 杨启亮 李如密
责任编辑 刘娟娟 于丽丽
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122号(邮编:210097)
电 话 (025)83598919(总编办) 83598412(营销部) 83598297(邮购部)
网 址 <http://www.njnup.com>
电子信箱 nspzbb@163.com
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印刷照排中心
印 刷 南京玉河印刷厂
开 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印 张 9.75
字 数 231 千
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651-2706-9
定 价 22.00 元
出 版 人 彭志斌

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

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

国家重点（培育）学科
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论
学术委员会

顾问

李定仁 钟启泉 裴娣娜

主任

周稽裘

委员

田慧生 张武升 吕 达
吴康宁 胡建华 杨启亮

目 录



一

- 孔门弟子“同学圈”考述 李如密 (1)
体验哲学——教学美学研究的逻辑新起点 孙伟 (13)
从“一分为三”到“三位一体”:创生本土教学理论的尝试 袁庆晖 (22)

二

- 江苏省高中课程基地建设的特征、任务及其内在学理 何善亮 (28)
英格兰中小学新国家课程与学业评价改革政策述评 吴晓玲 (44)
美国中小学数学课程理论对数学教科书的影响 王奋平 (55)
中国和加拿大数学课程标准比较研究——以学生核心素养为例 陈蓓 (64)

三

- 乡土文化:中国现代学校德育课程之根 吴亮奎 (71)
小学数学地域性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思考——以徽州文化为例 孙露 (76)

四

- 语文课程呼唤文章阅读的加强 连亚飞 (86)
试论中美母语教育研究的差异 贡如云 黄伟 (91)

五

- 课堂话语研究范式的回顾与反思(1979—2015) 彭亮 徐文彬 (97)
当代中国教学设计研究三种视角的比较 李永婷 徐文彬 (109)
基于高中生创新思维培养的 YPT 评价模式分析与应用 张一驰 陆建隆 (119)

六

- 山林中建园林:教师实践性知识的悖论 于世华 (126)
“在场”?“在世”?——新课改语境中基础教育教师的“主体性”探究 肖晓燕 (132)
“经验”的多重内涵及其对教师教育的启示 王加强 (138)

孔门弟子“同学圈”考述^{*}

李如密^{**}

摘要:本文尝试对孔门部分弟子,如颜回、子路、子贡、子游、子夏、子张、曾参、冉有、宰予等的“同学圈”做初步的考述,希望在学界一贯重视孔门私学师生关系的研究之外,能够开启另一崭新的研究视角,以完整地认识孔子教学的全貌。

关键词:孔门弟子 同学圈

我国古代儒家教育是以重视交友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为其特色的。教育史专家高时良先生研究指出:“强调在教师教育下朋友之间切磋琢磨,相互帮助,这也是我国古典教育学的特点。西方教育学所揭示的教与学,通常只局限于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。在我国,儒家从孔子开始,一脉相承,都把朋友的辅助看成教育和教学过程的重要环节。”^[1]孔子曾教育其弟子:“三人行必有我师焉。择其善者而从之,其不善者而改之。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这是因为交友对于个人进德修业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,正所谓“君子以文会友,以友辅仁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。在孔子交友思想的影响下,他的众多弟子都非常重视与同门的切磋琢磨、“相观而善”。孔门弟子之间组成的一个个真实、具体、生动的“同学圈”,让我们看到了孔子教学的另一重要侧面。

一、以颜回为中心的“同学圈”

颜回是孔子为其众多弟子有意树立的学习榜样,具有很高的威望。颜回不仅以其自身的较高修养得到了其他同门的尊重,而且也影响了同门中的许多人,使得孔门弟子团结得更加紧密,所以孔子说“自吾有回,门人益亲”(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)。《论语》《礼记》《孔子家语》等许多史料的记载,也印证了孔子所言委实不虚。

1. 颜回与子路

颜回与子路平时常与孔子一起讨论问题,气氛融洽。二人年龄相差很大却情谊深厚,尤其在分别之时,更加难舍,故互留赠言以示关怀。《礼记·檀弓下》载:“子路去鲁,谓颜渊曰:

*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“十二五”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“孔子对其弟子的教学艺术及现代价值”(批准号:DOA140201)的阶段性成果之一。

** 李如密(1964—),男,山东费县人,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,教育学博士,博士生导师,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。

‘何以赠我?’曰：‘吾闻之也，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，反其国不哭，展墓而入。’谓子路曰：‘何以处我?’子路曰：‘吾闻之也，过墓则式，过祀则下。’”清代汪有光在《批檀弓》中对此段文字做了中肯的评价：“动以怀归，却含蓄不露。后人赠别诗不能到此。”^[2]子路离开鲁国时，颜回提醒他注意相关礼仪；子路也特别关照颜回，平时在鲁国应该遵循的礼仪细节。

2. 颜回与子贡

子贡是孔门“言语科”的高才生，他对颜回的德行修养非常佩服，且自认不如。《孔子家语·弟子行》载：“子贡曰：‘夫能夙兴夜寐，讽诵崇礼，行不贰过，称言不苟，是颜回之行也。’”《论语·公冶长》载：“子谓子贡曰：‘女与回也孰愈?’对曰：‘赐也何敢望回？回也闻一知十，赐也闻一知二。’”孔子听后深表同意，甚至还说：“吾与女，弗如也。”

3. 颜回与曾参

曾参也是孔子的重要弟子，颜回少孔子三十岁，曾参少孔子四十六岁，颜回早于孔子而卒，曾参则长寿。在《论语·泰伯》中，曾参以回忆的口吻称赞颜回的德行，他说：“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；有若无，实若虚，犯而不校。昔者，吾友尝从事于斯矣。”此处曾参所言“吾友”，古注皆以为指颜回。

4. 颜回与其他同门

《论语·先进》载：“颜渊死，门人欲厚葬之，子曰：‘不可。’门人厚葬之。子曰：‘回也视予犹父也，予不得视犹子也。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。’”颜回死后，其同学想要“厚葬”他，就请示孔子，没想到孔子明确表示意见为“不可”，但同学们这一次竟一反常态，不顾老师的反对，仍然坚持“厚葬”了颜回，足见其同门与颜回之间的深厚情谊。

二、以子路为中心的“同学圈”

子路与孔子关系密切，孔子周游列国时，子路不离左右。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载：“子路喜从游。”在维护孔子形象方面，子路是最强力的一个，孔子曾说：“自吾得由也，恶言不入于门，是非御侮与？”（《尚书大传·殷传》）子路个性直率，闻过则喜，讲求信用，乐于助人，坚持原则，敢怒敢言，在同学圈中具有亲和力和影响力。

1. 子路与颜回

子路擅长政事，颜回注重德行。子路与颜回的年龄、性格及行为方式均有显著反差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和谐相处。《论语·公冶长》载：“颜渊、季路侍。子曰：‘盍各言尔志？’子路曰：‘愿车马衣轻裘，与朋友共，敝之而无憾。’颜渊曰：‘愿无伐善，无施劳。’子路曰：‘愿闻子之志！’子曰：‘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。’”子路的率直坦荡与颜回的谦恭矜持，都给人留下了鲜明深刻的印象。

2. 子路与子贡

子路是“政事科”的高才生，子贡是“言语科”的佼佼者。子贡对子路的品性评价甚高，《孔子家语·弟子行》载：“不畏强御，不侮矜寡，其言循性，其都以富，材任治戎，是仲由之行也。”意即：不畏惧强暴，不欺负鳏寡，说话随性，相貌端正，其才能可以胜任带兵打仗，这就是子路的品行。由此可见，子贡对子路相知甚深，一定是在长期相处的基础上才能有如此准确恰当的评价。

3. 子路与冉有

子路与冉有同样具有突出的政事能力,但是二人的个性却有所不同。《论语·先进》载:“子路问:‘闻斯行诸?’子曰:‘有父兄在,如之何其闻斯行之?’冉有问:‘闻斯行诸?’子曰:‘闻斯行之。’公西华曰:‘由也问闻斯行诸,子曰,有父兄在;求也问闻斯行诸,子曰,闻斯行之。赤也惑,敢问。’子曰:‘求也退,故进之;由也兼人,故退之。’”这成为孔子因材施教的经典案例。

4. 子路与高柴

子路欣赏高柴的政事能力,曾推荐他出仕。《论语·先进》载:“子路使子羔为费宰。子曰:‘贼夫人之子。’子路曰:‘有民人焉,有社稷焉,何必读书,然后为学?’子曰:‘是故恶夫佞者。’”后来,子路与高柴同时在卫国做官。当时卫国发生政变,子路得到消息便急忙入城,在城门口正遇高柴,高柴劝子路“莫践其难”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)。子路说:“食其食者不避其难。”(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)毅然入城,直至战死。

5. 子路与宰予

宰予在言语能力上表现突出,但在进入孔门之初却因德行表现不良受到子路的严惩。《古微书》载:“邑名朝歌,颜渊不舍,七十弟子掩目,宰予独顾,由蹶堕车。”也就是说,当年孔门弟子路过朝歌,颜回不肯留宿,七十弟子都捂上了眼睛,唯独宰予忍不住回头去看,被子路发现并一脚踹下车。这是子路与同门发生严重冲突且有文献记载的唯一一次。

三、以子贡为中心的“同学圈”

子贡是教育家孔子的重要弟子之一。他擅长辞令与外交,能够从政与经商,具有多方面的才华。子贡在孔门学习时,与老师问对巧妙深入,评论人物纵横开阖。子贡与同学的交往较为广泛,从以下可见一斑。

1. 子贡与颜回

子贡与颜回年龄相仿,同属孔子的早期及门弟子。子谓子贡曰:“女与回也孰愈?”对曰:“赐也何敢望回,回也闻一知十,赐也闻一知二。”子曰:“弗如也,吾与女,弗如也。”《论语·先进》载:“回也其庶乎,屡空。赐不受命,而货殖焉,亿则屡中。”说颜回的学问不错了吧,可常常穷得没有办法。子贡不安本分、囤积投机、猜测行情,竟每每成功。在学问道德方面,子贡虽不及颜回,但在经商取财方面却高出颜回多少倍。在孔门弟子中,唯有子贡家累千金。如果说颜回为“贫而乐”的典范,那么子贡或可谓之“富而好礼”的榜样。

2. 子贡与子路

《吕氏春秋·察微》载:“鲁国之法,鲁人为臣妾于诸侯,有能赎之者,取金于府。子贡赎鲁人于诸侯而让其金。孔子曰:‘赐失之矣! 夫圣人之举事,可以移风易俗,而教导可施于百姓,非独适己之行也。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多,取其金则无损于行,不取其金,则不复赎人矣。’子路拯溺者,其人拜之以牛,子路受之。孔子喜曰:‘鲁人必多拯溺者矣。’”子贡“赎人而让金”的做法虽与其身份相符,但从社会影响和示范效应来说,确不如子路“拯溺而受牛”的做法,所以孔子才说“赐失之矣!”

3. 子贡与子夏

《说苑·杂言》中记载孔子的话:“丘死之后,商也日益,赐也日损。商也好与贤己者处,

赐也好说不如己者。”在孔门私学，孔子一直密切关注弟子们的交友情况，因为他看来“不知其人视其友”，主张为人应慎重交友。子贡或许需要为经商和外交积聚人脉，不得不同各种各样的人包括“不如己者”打交道，所以和子夏交友严格坚持“与贤己者”有所不同的相处模式。这样一来，对于各自的道德修养必然产生一个“日损”一个“日益”的结果。可见，孔子作为教育家，其审视学生发展的眼光是犀利的、洞彻的。

4. 子贡与冉有

《论语·先进》载：“冉有、子贡，侃侃如也。”可见，“侃侃如也”是二人性格脾气的共同特征。《论语·述而》载：“冉有曰：‘夫子为卫君乎？’子贡曰：‘诺，吾将问之。’入，曰：‘伯夷，叔齐何人也？’曰：‘古之贤人也。’曰：‘怨乎？’曰：‘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？’出，曰：‘夫子不为也。’”在这里，冉有有了问题，不敢直接去问老师，可能与孔子所说的“求也退”的做事风格有关。而子贡却将问题“转了个弯”去问孔子，自己根据老师的回答做出“夫子不为”的判断，可能与孔子所说“赐之敏”“赐也达”的为人素质有关。

5. 子贡与原宪

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载：“孔子卒，原宪遂亡于草泽中。子贡相卫，而结驷连骑，排藜藿，入穷阎，过谢原宪。宪摄敝衣冠见子贡。子贡耻之，曰：‘夫子岂病乎？’原宪曰：‘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，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。若宪，贫也，非病也。’子贡慚，不怿而去，终生耻其言之过也。”子贡与原宪本属同门而处境迥异，见面尴尬势在必然。一个擅长辞令与外交，在政界与商场上左右逢源的子贡，却在同学原宪面前不慎“失言”了。同学的形象就是一面镜子，同学的话语掷地有声，顿时让得意洋洋的子贡黯然失色、自惭形秽，从而深刻反省其道德修养的“日损”，以致“终生耻其言之过也”。

6. 子贡与其他弟子

在颜回、子路相继去世后，子贡成为孔子晚年的精神依托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载：“孔子病，子贡请见。孔子方负杖逍遥于门。曰：‘赐，汝来何其晚也？’”可见，子贡在孔子心目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位置。孔子去世后，子贡的表现更印证了师生感情非同一般。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载：“孔子葬鲁城北泗上，弟子皆服三年。……唯子贡庐于冢上，凡六年，然后去。”古语说“师生如父子”，这一传统就是由孔子师徒确立的。虽然《仪礼·丧服》并无弟子为老师服丧的规定，但孔门弟子仍然按照孝子为父母所服的丧制为孔子服三年之丧，而子贡服六年之丧，更将师生之情置于父子之上。对于那些恶意中伤孔子形象的言行，子贡均进行了坚决回击。如“叔孙武叔毁仲尼”，子贡便说：“无以为也。仲尼不可毁也。他人之贤者，丘陵也，犹可逾也。仲尼，日月也，无得而逾焉。人虽欲自绝，其何伤于日月乎？多见其不知量也。”（《论语·子张》）因此司马迁就曾肯定说：“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，子贡先后之也。”

四、以子游为中心的“同学圈”

子游和子夏、曾参、有若等同属孔子晚年的弟子。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，其中子游来自吴国，子夏来自卫国，曾参、有若来自鲁国。据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载，有若少孔子四十三岁，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，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，曾参少孔子四十六岁。几个人年纪相仿，但生活经历、性格特点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，便有了言行上的冲突和学术观点上的辩难，为孔

门私学平添了许多生机和趣味。孔门辩学倡导的“同门相辩”是孔门弟子相互学习的重要形式。后来,《学记》将其中的道理阐明为“独学而无友,则孤陋而寡闻”。

1. 子游与曾参

《礼记·檀弓上》载:“曾子袭裘而吊,子游裼裘而吊,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:‘夫夫也,为习于礼者,如之何其裼裘而吊也?’主人既小敛,袒、括发,子游趋而出,袭裘带绖而入,曾子曰:‘我过矣!我过矣!夫夫是也。’”曾参是孔门弟子中对“孝”修养深厚的人,在“礼”上竟也有疏漏之处。他穿着羔裘吊丧,子游露着内衣吊丧。曾参指着子游让众人看,语含嘲讽地说:“这个人啊,还是个专门修习礼仪的,怎么就露着内衣吊丧呢?”等到主人完成小敛,袒露内衣,用麻带束发,这时就见子游快步跑到外面,穿着吊孝的裘、带和绖进来了。曾参这才恍然大悟,连声说:“我错了!我错了!这个人是对的。”事实胜于雄辩。子游没说一句话,就使自己的同学曾参连连认错。

2. 子游与子夏

《礼记·檀弓下》载:“卫司徒敬子死,子夏吊焉,主人未小敛,绖而往。子游吊焉,主人既小敛,子游出,绖反哭。子夏曰:‘闻之也与?’曰:‘闻诸夫子,主人未改服,则不绖。’”^[3]子夏与子游同去吊丧,主人尚未改服,子夏就带绖而进,而深知礼的子游则是等待主人改服后方得进入,他戴绖而进反哭。两种吊丧行为上的差异形成鲜明的对照,估计当时周围的人会有疑惑,就是同为孔门弟子、同是“文学科”的高才生的子夏也是大惑不解。所以,子夏就禁不住质问子游:“闻之也与?”子游则非常有底气地回答:“闻诸夫子,主人未改服,则不绖。”这说明子游对礼的学习是非常用心的。从文中子夏没有再说什么,也可推知他对子游的言行是认可的。

3. 子游与有若

《礼记·檀弓下》载:“有子与子游立,见孺子慕者。有子谓子游曰:‘予壹不知夫丧之踊也,予欲去之久矣。情在于斯,其是也夫?’子游曰:‘礼有微情者,有以故兴物者;有直情而径行者,戎狄之道也。礼道则不然,人喜则斯陶,陶斯咏,咏斯犹,犹斯舞,舞斯愠,愠斯戚,戚斯叹,叹斯辟,辟斯踊矣。品节斯,斯之谓礼。人死,斯恶之矣。无能也,斯倍之矣。是故制绞衾、设萎翣,为使人勿恶也。始死,脯醢之奠;将行,遣而行之;既葬而食之,未有见其飨之者也。自上世以来,未之有舍也,为使人勿倍也。故子之所刺于礼者,亦非礼之訾也。’”有若“不知”,也就是不赞成礼之“踊”,欲去之,理由是因为“情在于斯”,于是有了“其是也夫”的质疑,似乎在他看来礼中不应有“情”的存在。子游则对此并不赞同,认为礼中必须有情,如果无情,还要“兴物”以唤起人的情感。但他也不赞成“直情而径行”,认为那是“戎狄之道”。主张最好以礼节情,即“品节斯”,也就是“发乎情,止乎礼”,认为只有如此,“斯之谓礼”。子游的这一认识是相当辩证、深刻的,对于有若认识礼与情的关系也有所启发。

五、以子夏为中心的“同学圈”

子夏是孔门弟子中个性鲜明的弟子之一。他与同门之间交流较多,相互切磋的过程中留下许多有趣的故事,其中不乏教育意义和启示价值。

1. 子夏与司马牛

《论语·颜渊》载:“司马牛忧曰:‘人皆有兄弟,我独亡。’子夏曰:‘商闻之矣:死生有命,

富贵在天。君子敬而无失，与人恭而有礼。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。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？”其实，司马牛所“忧”的尚限于个人血缘意义上的兄弟，而子夏则将之推及道德修养意义上的“兄弟”。子夏对司马牛在患难时的这一精神抚慰，足见其深深的同门情意。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，后来成为中国交朋友和办外交的重要理念，产生了跨越时空的深远影响。

2. 子夏与子张

子张与子夏在孔子看来一个“过”一个“不及”，对于一些事情二人意见往往存在分歧。《韩诗外传》卷九载：“孔子过康子，子张、子夏从。孔子入坐，二人相与论，终日不决。子夏辞气甚溢，颜色甚变。”《论语·子张》载：“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。子张曰：‘子夏云何？’对曰：‘子夏曰：可者与之，其不可者拒之。’子张曰：‘异乎吾所闻：君子尊贤而容众，嘉善而矜不能。我之大贤与，于人何所不容？我之不贤与，人将拒我，如之何其拒人也？’”可见，子夏主张交友应慎重而有所选择，而子张则主张广泛地结交朋友。

3. 子夏与子游

《论语·子张》载：“子游曰：‘子夏之门人，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，则可矣，抑末也。本之则无，如之何？’子夏闻之，曰：‘噫！言游过矣！君子之道，孰先传焉？孰后倦焉？譬诸草木，区以别矣。君子之道，焉可诬也？有始有卒者，其惟圣人乎？’”子游对子夏的教学方法提出了坦率而尖锐的批评，而子夏也对子游的批评进行了直接而断然的反驳。你来我往，各不相让。虽然在言语上有剑拔弩张的激烈，但整体上看仍不失为君子之争。

4. 子夏与曾参

《韩非子·喻老》载：“子夏见曾子，曾子曰：‘何肥也？’对曰：‘战胜，故肥也。’曾子曰：‘何谓也？’子夏曰：‘吾入见先王之义则荣之，出见富贵之乐又荣之，两者战于胸中，未知胜负，故臞。今先王之义胜，故肥。’是以志之难也，不在胜人，在自胜也。故曰：‘自胜之谓强。’”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了子夏幽默风趣的一面。子夏与曾参两位同门相见，曾参很自然地进行“胖瘦”的寒暄。不想被子夏突然抢过话头，借题发挥，狠狠地幽了他一默，读来令人解颐。同时，子夏也非常坦诚地与曾参分享了他“心战”的精神历程及胜利后的喜悦之感。

5. 子夏与樊迟

《论语·颜渊》载：“樊迟问仁。子曰：‘爱人。’问知。子曰：‘知人。’樊迟未达。子曰：‘举直错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’樊迟退，见子夏，曰：‘向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，子曰举直错诸枉，能使枉者直，何谓也？’子夏曰：‘富哉言乎！舜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皋陶，不仁者远矣；汤有天下，选于众，举伊尹，不仁者远矣。’”意思是说樊迟向孔子问了两个问题，但对孔子两次回答的意思没弄明白，孔子于是又进一步做了阐释，结果樊迟还是不明白，但却没好意思再问。等退出来见到子夏，就向这位同门中的佼佼者再求教。子夏就当仁不让地做了一回“小先生”，用举历史人物做例子的方法对樊迟进行了相应的辅导，终于帮助樊迟透彻理解了老师的意思。

六、以子张为中心的“同学圈”

《孔子家语·七十二弟子解》载：“子张‘为人容貌资质，宽冲博接，从容自务，居不务立于仁义之行。孔子门人友之而弗敬。’”司马迁在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中感慨道：“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，誉者或过其实，毁者或损其真。”子张就是一个被历史迷雾“损其真”的人物。其

实，真实的子张与同门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紧张，同门之间存在意见分歧甚至观点辩难，有时也是“相观而善”的一种学习方式。

1. 子张与曾参

子张与曾参的关系很特别，可谓之诤友。二人论道讲学，互相切磋。《论语·子张》载：“曾子曰：‘堂堂乎张也，难与并为仁矣。’”即是说：“仪表堂堂啊，子张，可是难以与他一起做合乎仁德的事啊！”曾参是个谨慎笃实的人，与子张的意高张扬自然形成鲜明的差异，他的坦率批评对于子张认识自己的问题是非常有益的。事实上，二人的友情并没有因曾参的批评受影响，反而历久弥厚，直至终老。子张比曾参小两岁，却先于曾参去世，子张之卒，最先通知的同辈中人就是曾参。《礼记·檀弓下》载：“子张死，曾子有母之丧，齐衰而往哭之。”可见二人关系之非同一般。

2. 子张与子游

子张与子游的关系比较密切。《论语·子张》载：“子游曰：‘吾友张也，为难能也，然而未仁。’”即是说：我的好友子张，他的容仪之美难以赶上，可是他在个人德行方面还没有做到“仁”的要求。可以看出，子游对子张的这个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。后来子张的儿子娶了子游的女儿，子张与子游就做了儿女亲家。子张的儿子叫作申祥。宋人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卷五说：“曾子之子：元，申。子张之子：申祥。子游之子：言思。皆见《檀弓》。”清人阎若璩按：“言思为申祥妻之昆弟，则子张与子游，儿女姻家也。”宋代邓名世《古今姓氏书辨证》卷九说：“颛孙：《风俗通》陈公子颛孙，仕鲁，因氏焉。其孙颛孙师，字子张，为孔子弟子，生申祥，娶子游之女。”子张与子游先做同门后为儿女亲家，其关系应该算得上密切了。

3. 子张与子夏

子张与子夏的分歧较大，形成鲜明对照。《论语·子张》载：“子夏之门人，问交于子张。子张曰：‘子夏云何？’对曰：‘子夏曰：可者与之，其不可者拒之。’子张曰：‘异乎吾所闻：君子尊贤而容众，嘉善而矜不能。我之大贤与，于人何所不容？我之不贤与，人将拒我，如之何其拒人也？’”可见，子张的交友原则与子夏是明显不同的。这正如汉代包咸在其注解中所说：“友交当如子夏，泛交当如子张。”也就是说，作为个人朋友的结交，应当像子夏；而为官从政与人接纳交往，应当像子张。在中国历史上，子张一直就是善于广交朋友的典范。《后汉书》中就说子张是“古之善交者”。

4. 子张与宰予

子张与宰予均曾被视为“不仁”，也就是说，在“仁”的修养方面有所欠缺。具体例证之一，就是二人均曾对孔子“三年之丧”的主张表示过怀疑。子张曰：“《书》云：‘高宗谅阴，三年不言。’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何必高宗，古之人皆然。君薨，百官总已以听于冢宰三年。”有意思的是，宰予也曾问过类似的问题：“三年之丧，期已久矣。君子三年不为礼，礼必坏；三年不为乐，乐必崩。旧谷既没，新谷既升，钻燧改火，期可已矣。”子曰：“食夫稻，衣夫锦，于女安乎？”曰：“安。”“女安，则为之！夫君子之居丧，食旨不甘，闻乐不乐，居处不安，故不为也。今女安，则为之！”宰我出，子曰：“予之不仁也！子生三年，然后免于父母之怀。夫三年之丧，天下之通丧也。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！”看样子，孔子对宰予的不满似乎更多一些，而实际上，子张对三年之丧的批判性思考并没有达到宰予的深度。

5. 子张与子贡

子贡作为孔门私学后期的“大学长”，对子张这个“小师弟”是比较关注的。《论语·先进》载：“子贡问：‘师与商也孰贤？’子曰：‘师也过，商也不及。’曰：‘然则师愈与？’子曰：‘过犹不及。’”子贡在与子张的长期交往中，见证了子张的成长，对子张的印象良好。《孔子家语·弟子行》载：“子贡在谈到子张的品行时说：‘美攻不伐，贵位不善，不侮不佚，不傲不告，是颛孙师之行也。’”也就是说，在子贡看来，有美德功劳却不夸耀，处于尊贵的地位却不沾沾自喜，不自我放任以贪功慕势，不凌傲贫苦无告的百姓，这就是颛孙师的品行。子贡的这一评价，对于屡遭同门批评的子张来说，应该算是一股足以慰藉心灵的强大暖流了。

七、以冉有为中心的“同学圈”

孔门弟子众多，同门之间的关系也较为复杂。以重要弟子为中心形成的“同学圈”，可以反映孔门私学内部的亚文化现象。其中，冉有与同门弟子的关系就值得深入考察。

1. 冉有与子路

冉有与子路都是孔门“政事科”的高才生，冉有甚至还排在比自己年长二十岁的子路之前。《论语·先进》载：“政事：冉有、季路。”二人的个性却明显不同。据《论语·先进》载，子路与冉有问孔子同一个问题“闻斯行诸？”，但孔子分别给予完全不同的回答，告诉子路：“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闻斯行之？”但告诉冉有的则是十分肯定的“闻斯行之”。因为在孔子看来，“求也退，故进之；由也兼人，故退之”。二人虽同擅政事，但所长各异。此外，在谈到管理政事时，子路说“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”，而冉有则说“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”。可见，子路擅长的是军政司法，而冉有擅长的是财经管理。《论语·季氏》中曾记载，在季氏将伐颛臾时，冉有和子路曾一同拜见孔子，接受老师的教诲。由此可见，二人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。

2. 冉有与子贡

《论语·先进》载：“冉有、子贡，侃侃如也。”也就是说，在孔门弟子中，他们二人的个性比较相像，都是温和而快乐的。《论语·述而》载：“冉有曰：‘夫子为卫君乎？’子贡曰：‘诺，吾将问之。’入，曰：‘伯夷，叔齐何人也？’曰：‘古之贤人也。’曰：‘怨乎？’曰：‘求仁而得仁，又何怨？’出，曰：‘夫子不为也。’”在这里，冉有有了问题不敢直接去问老师，是子贡向孔子探得意向然后告诉冉有的。《孔子家语》记载，子贡根据自己与冉有长期相处的了解，对冉有做出如下评价：“恭老恤幼，不忘宾旅，好学博艺，省物而勤也，是冉求之行也。”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，在季氏召冉有回国前，子贡知道孔子思归，在送别冉有时就叮嘱说：“即用，以孔子为招。”冉有回国后几经努力，终于促成孔子归鲁。

3. 冉有与公西华

冉有出身“贱人”之族，公西华的生活相当富足。冉有擅长政事，公西华擅长外交。公西华曾自述志向为：“宗庙之事，如会同，端章甫，愿为小相焉。”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孔子也称赞他：“束带立于朝，可使与宾客言也。”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冉有对学弟公西华比较关照。当公西华出使齐国时，冉有曾为其母亲申请粮米补助，最后还给了远远超过孔子所建议的数额，甚至为此受到孔子的批评，可见二人关系非常不一般。公西华也很关心学兄冉有。当孔子回答冉有“闻斯行诸”的问题后，公西华感到疑惑，因为他发现这一回答与对子路同样问题的回

答竟然完全不同，就特别向孔子请教其中的原因。

4. 冉有与曾皙

曾皙是曾参的父亲，是孔子的早期弟子。《论语·先进》记载，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华侍坐“各言其志”，冉有的志向是“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。如其礼乐，以俟君子”。而曾皙则表达了与此完全不同的另一番志向：“暮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。”得到孔子的当场赞叹：“吾与点也！”可见，冉有是现实主义者，曾皙则是浪漫主义者。讨论会后，曾皙还特意留下，询问：“夫三子者之言如何？”孔子一一做了回答。其中曾皙问：“唯求则非邦也与？”孔子回答：“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？”对冉有的志向也做了肯定。

5. 冉有与樊须

冉有对学弟樊须相当关照，曾力荐樊须担当重任。《左传》载：“冉求帅左师，管周父御，樊迟为右。季孙曰：‘须也弱。’有子曰：‘就用命焉。’”樊须是年三十一岁，季孙担心他有些弱，冉有则力荐说：“他懂得服从命令。”结果樊须的表现确实不错：“师不逾沟，樊迟曰：非不能也，不信子也，请三刻而逾之。如之，众从之，师入齐军。”说明冉有对樊须能力的认识是准确的，樊须也以自己的实力回报了冉有的知遇之恩。

6. 冉有与其他同门

从文献记载来看，冉有与同门中的“德行科”弟子是没有交集的，其具体原因不得而知，最大的可能应该是冉有与他们在“礼乐”方面没有共同语言。当冉有与孔子的思想发生一次又一次的冲突，特别是帮助季氏敛财暴富后，完全背弃了孔子对他的“富民”教导，孔子忍无可忍，遂向其他弟子发出：“非吾徒也。小子鸣鼓而击之，可也！”冉有很可能就此成为孔门一个反面教材，从而在同门中陷入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的孤立境地了。冉有长期出入孔门和政坛，应该最能体会其中的两难和冲突吧。

八、以曾参为中心的“同学圈”

曾参在孔门弟子中年纪较小，但因自己注重个人修养，并主张“君子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，在众多同门中威望较高，形成一个颇有影响的“同学圈”。对此加以深入考述，对于认识曾参及其思想也有特殊的价值，正所谓“观其交往，可以知其为人”。

1. 曾参与颜回

颜回是孔子早期弟子，曾参是孔子晚年弟子。对于颜回这个先进学长，曾参是非常推崇的，曾做如此评价：“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；有若无，实若虚，犯而不校。昔者我友尝从事于斯矣。”这里曾参所说的“我友”即是指颜回。

2. 曾参与子贡

子贡比曾参大十五岁，曾参是子贡的小师弟。曾参曾和子贡一起参加季孙之母的丧礼（宋苏辙《古史·孔子弟子列传·曾参》）。曾参虽然年轻，但子贡对他评价甚高。《孔子家语·弟子行》记载，子贡曾这样称赞曾参：“满而不盈，实而如虚，过之如不及，先王难之。博无不学，其貌恭，其德敦；其言于人也，无所不信；其骄大人也，常以浩浩，是以眉寿，是曾参之行也。”对于当时在孔门私学并不引人注目的后生曾参来说，这简直就是“知己”之论了。

3. 曾参与子夏

曾参与子夏都是孔子晚年弟子。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说子夏“少孔子四十四岁”，比曾参大两岁。清代学者陈玉澎《卜子年谱》中云：“无曾子则无宋儒之道学，无卜子则无汉儒之经学。”^[4]一语概括了曾子和子夏的学术贡献。《礼记·檀弓》记载过这样一件事：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，曾子吊之，曰：“吾闻之也，朋友丧明则哭之。”曾子哭，子夏亦哭，曰：“天乎！予之无罪也！”曾子怒曰：“商！女何无罪也？吾与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间，退而老于西河之上，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，尔罪一也。丧尔亲，使民未有闻焉，尔罪二也。丧尔子，丧尔明，尔罪三也。而曰——女何无罪与？”子夏投其杖而拜曰：“吾过矣！吾过矣！”曾参为人耿直，他诚恳地指出同门子夏之罪，一是罪在不够尊师；二是罪在不够敬老；三是罪在过于爱子，这正是曾参孝道思想和内省精神的表现，也使子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同时帮助他走出了过度的丧子之痛。曾参愤言责善，子夏从善如流，非至交之友则不能也。

4. 曾参与子张

子张比曾参小两岁，先曾参去世，二人论道讲学，互相切磋，曾参称子张“难与并为仁”。曾参与子张确实性格气质不同，思想有较大差异，但这并不妨害其同门之谊。王闿运《论语训》中说：“曾、张友善如兄弟。”子张之卒，最先通知的同辈中人就是曾参，《礼记·檀弓下》：“子张死，曾子有母之丧，齐衰而往哭之。”二人亲密关系可见一斑。

5. 曾参与子游

子游对礼有着浓厚的兴趣，愿意钻研也喜欢钻研，也许正是这个原因，子游对礼往往有独到的见解，对礼的具体仪式和内涵领悟较曾参准确，尤其是丧葬之礼，更较曾参熟悉。《礼记·檀弓上》载：“小敛之奠，子游曰：‘于东方。’曾子曰：‘于西方，敛斯席矣。’小敛之奠在西方，鲁礼之末失也。”就是说曾参与子游讨论小敛之奠的方位，子游说安放在尸体的东面，曾参说安放在西面，而且要放在席子上面。鲁末礼失，曾参见到当时所行，以为礼本来是如此，所以不知道错误。

6. 曾参与有若

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载：“孔子没，……子夏、子张、子游以有若似圣人，欲以所事孔子事之；强曾子，曾子曰：‘不可！江汉以濯之，秋阳以暴之，槁槁乎不可尚已。’”意思是说，孔子死后，子夏、子张、子游认为有若跟孔子相貌近似，便想用过去敬事孔子的礼节来敬事他，还勉强曾参同意。曾参说：“不行！就像那用江汉的水冲洗过，用夏天的太阳暴晒过，光明洁白得无法比拟，谁能跟孔子相比呢！”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亦载有此事，记述如下：“孔子既没，弟子思慕，有若状似孔子，弟子相与共立为师，师之如夫子时也……有若默然无以应，弟子起曰：‘有子避之，此非子之座也！’”可见，在这件事上，曾参的意见是明确而坚决的，并且被证明是对的。张其昀教授认为：“曾子不从，非惟其识见卓越，亦见其信道诚笃，执德弘毅，度越游夏诸贤，故能独排众议，著尊师之大节，此其所以为宗圣也。”^[5]曾参在这件事上的笃定与坚决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九、以宰予为中心的“同学圈”

在同门弟子中，谁和谁走得近，谁和谁有矛盾，谁和谁说了话，谁和谁共了事，看上去都

是些无关紧要的日常小节，往往也隐含着许多重要的信息。考察孔门“同学圈”，就是一件有趣而有益的工作。至于宰予，他的“同学圈”还真的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广泛。

1. 宰予与子贡

二人同为“言语科”高才生。《论语·先进》载：“言语：宰我、子贡。”二人对孔子都很推崇。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载：“宰我曰：‘以予观于夫子，贤于尧、舜远矣！’子贡曰：‘见其礼而知其政，闻其乐而知其德；由百世之后，等百世之王，莫之能违也，自生民以来，未有夫子也。’”宰予与子贡在当时齐名。《说苑·杂言》载：“子西谓楚王曰：‘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？使诸侯有如宰予者乎？长官五官有如子贡者乎？’”宰予在“言语”上排名在子贡之上，可能与孔子对二人的评价有关。《孔丛子·记义》载：“子曰：‘夫言贵实，使人信之，舍实何称乎？是赐之华，不若予之实也。’”

2. 宰予和澹台灭明

二人同年生人，少孔子二十九岁。有意思的是，二人是被孔子联系在一起评价的。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载：“澹台灭明，武城人，字子羽……状貌甚恶，欲事孔子，孔子以为材薄，既已受业，退而修行，行不由径，非公事不见卿大夫。南游至江，从弟子三百人，设取予去就，名施乎诸侯。孔子闻之，曰：‘吾以言取人，失之宰予；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’”

3. 宰予与冉有

二人也是同年生人，都是名在“十哲”的孔门高足弟子，一是“言语科”高才生，一是“政事科”高才生。但孔子批评二子尤甚。批评宰予：“朽木不可雕也！”批评冉有：“非吾徒也！”留下两段著名公案，向来聚讼纷纭，莫衷一是。当然，宰予和冉有也有思想共鸣之处。《孔丛子·记问》载：“楚王使使奉金帛聘夫子。宰予、冉有曰：‘夫子之道，于是行矣。’遂请见，问夫子曰：‘太公勤身苦志，八十而遇文王，孰与许由之贤？’夫子曰：‘许由独善其身者也。太公兼利天下者也。然今世无文王之君也，虽有太公，孰能识之？’乃歌曰：‘大道隐兮礼为基，贤人窜兮将待时，天下如一欲何之。’”

4. 宰予与子张

宰予与子张问过孔子同样的问题——“三年之丧”。《论语·阳货》记载，宰予问孔子“三年之丧”引发孔子不满，宰我出，子曰：“予之不仁也！”《论语·宪问》载：“子张曰：‘《书》云：高宗谅阴，三年不言。何谓也？’子曰：‘何必高宗，古之人皆然。君薨，百官总已以听于冢宰三年。’”二人同被视为“未仁”或“不仁”。子张是被同学视为“未仁”。《论语·子张》载：“子游曰：‘吾友张也，为难能也，然而未仁。’”宰予直接被孔子视为“不仁”。《论语·阳货》载：“宰我出，子曰：‘予之不仁也！’”

5. 宰予与其他同门

《古微书》载：“邑名朝歌，颜渊不舍，七十弟子掩目，宰予独顾，由蹶堕车。”也就是说，当年孔门弟子路过朝歌，颜渊不肯留宿，七十弟子都捂上了眼睛，唯独宰予忍不住回头去看，被子路发现并一脚踹下车。文中的“朝歌”就是殷商旧都，乃纣王失国之处。《史记·乐书》载：“纣为朝歌之音，朝歌者，歌不时也。”对于注重德行修养、讲求非礼勿视的孔门弟子来说，看到朝歌而做出像颜渊等人的举动是很自然的。宰予因为自己表现另类而被大师兄子路踹下车，一方面说明宰予确实具有特立独行的叛逆性格，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在同门中多少有点孤